



阿明：

收到你的信，最近忙於攬暑期活動，因此遲遲未能覆信，請見諒，你去了英國已經兩年了，又快學成回港，想必有一番大計，刺激刺激一下表面上好似風平浪靜的香港社工界。

昨天晚上，我去參加一個由一群熱心的同工攬的座談會，討論的主題是安樂村事件，並邀請了兩位安樂村居民詳述事件的經過。你可能不知道粉嶺安樂村被遷拆的事情，當日警方用了廿五個催淚彈，拘捕了廿餘位手無寸鐵的居民，強入並不需要遷拆的民居，還控告居民非法集會，拒捕、毆警等罪名。座談會完後，同工問大家可以為居民做什麼？我心想，大家可以做的實在太小，既然一股熱誠，我們亦有義務支持鼓勵，並不應潑冷水，因為社工界肯熱心改革社會，肯出聲的人實在太小，對像海洋上的浮冰，冒出來的不過是最小的一部分。

香港不合理的事情實在太多，警權又大，而且動不動便以公安條例鎮壓那些有冤無路訴的居民。似乎香港政府也在積極推行現代化計劃，如果我們將現代化解釋為「按規章辦事」的話，香港政府尤其是成立「廉記」之後，不是企圖將香港的社會控制納入它認為「合法」、「合理」的規範，你有冤無路訴，沒有問題，但最重要的是，你必須依循政府規限下來的「合法」途徑來伸訴。任何不「合法」，不依循政府「合理」程序辦事的居民都可能被高壓，或假以法律名義控以



非法集會（如果三人或以上）、遊蕩（如果兩個或以下）；佳視事件，艇戶上岸，以及今日的粉嶺安樂村居民不是遭遇同一命運。

使社會工作有意義的是社工所認許的幾個基本原則，尤其是對人權的保障，對平等自由的嚮往，有人說香港民主已死，但更有人說香港民主尚未出世，作為社會工作者，我們對香港居民的基本自由、權利，尤其是集會自由，請願自由，究竟盡過什麼力量呢？在座談會上，有人問，作為代表志願團體的「社聯」，會對安樂村事件會有什麼反應呢？大家也不應該對一些與既成利益有千絲萬縷的組織存有太大的期望，「社聯」的大部分機構不是接受政府的社會福利津貼，對政府政策的批評自然投鼠忌器，大家也不必在這方面多費氣力了！

這幾年，香港政府表面上對社會福利大力張揚，每年分予的銀碼愈來愈大，好像今年的財政預算，有六億港元用在社會福利方面，但是，你切勿開心，其中四億元是用於純粹金錢資助的社會保障上，剩餘的兩億才分給其他志願團體去角逐。

你也應該知道，香港的社會福利政策很奇怪，理論上社會福利應該起着調節國民經濟的功能；如果經濟衰退，政府便會加強福利的開支，人民便由於福利的增加而改善衰退中的困境，而福利開支亦直接或間接的刺激市場的需求，需求大了，投資亦相對增加，經濟自然逐步復甦，相反來說，在經濟繁榮之際，政府的福利開支少了，也起着緩和通貨膨脹的效果，這是理論，但香港畢竟是獨特的，香港政府的政策的確與眾不同，人家經濟衰退，社會福利便相應增加，而香港政府卻反其道而行，好像1975年經濟衰退的時候，有廿多萬人失業及半失業，有不少人要求政府設立失業救濟金，但政府卻充



耳不聞，及至經濟衰退緩和，它才慢吞吞的推出那個根本在經濟順景之中沒有可能申請得到救濟金的「失業公共援助計劃」，這種手法又不到你不服。

我們愈來愈發覺，香港政府的原則是：如果未攪到騷動，它一於好少理，因此，經濟衰退，政府公共開支首先不是增加社會福利，而是大刀濶斧削減最沒有賺錢能力的社會福利了，它完全沒有考慮到在經濟衰退之中，低下層居民正是急需援助之際，社會福利計劃正好減輕居民的壓力，從香港政府的角度看，少幾個社會福利計劃，對社會又有什麼短期惡性的影響呢？況且香港的志願團體又是那麼謙虛，那麼言聽計從，香港市民又不會有什麼反應呢！社會福利自自然然成為第一個削減的項目了。

亞明，你一定熟悉英國的情況，最近不是英國保守黨上台。有「鉄娘子」之稱的泰查夫人力主削減公共開支，減低稅項，這是一個反社會福利的潮流的象徵，不知你有沒有察覺呢？英國是出名的福利國家，戰後卅年經濟都每下愈況，帝國悉日的光輝色彩日漸退滅，近年來英國選民便逐漸將龐大的公共開支看待為代罪羔羊。社會福利便被政客、中產階級認為是使英國經濟下沉，生產力不振的原因，因此，雖然擁有個人聲望的工黨卡拉漢亦不敵泰查夫人，被迫下台，其實，英國的情況並不孤立，加拿大的杜魯多亦被選民唾棄，澳洲亦出現同樣情況，更使人印象深刻的是美國加州的「納稅人革命」。國際性一片反福利的潮流經已形成，香港雖然未談得上有完備的公共福利制度，就是這個原因，原來已經不足夠的社會福利，亦大有可能被這潮流所吞噬！

其實，大家也清楚，反福利開支的潮流

DEAR SOCIAL WORKER: DON'T PUT



的出現，不過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解決經濟問題束手無策之後，嫁禍的手段而已，資本主義世界性經濟危機好像水銀瀉地，無孔不入，而且週期愈來愈縮短，起初是十年，繼而五年，現在則似乎年年都在經濟恐慌之中生活，凱恩斯以他的「通論」挽救了卅年代式的單一的經濟衰退，但七十年代西方經濟危機卻連凱恩斯的理論也摸不着頭腦，經濟衰退與通貨膨脹同時出現，加上失業並舉，使西方政府「滯脹」得頭昏腦脹，公共福利措施便自自然然成為資本主義危機的待罪羔羊了，我們現在不是常常聽到「太多保障，太多福利，使工人缺乏幹勁」，「政府太多干預，影響市場規律」，「工會勢力太大，資本家不敢投資」。但我們如果反問一句，如果用經典自由經濟的做法，經濟危機又是否可以解決？另一方面，就算英國這樣的福利國家，是否福利太多呢？目前英國的情況是，雖然有龐大的福利開支，但貧富懸殊並未有改善，窮人依然是這樣窮困，有錢的人卻愈來愈有錢，福利國家的福利依然有問題呢？歸根結底，一個你我都會認為是老土的答案，但老土卻不一定不是個正確的答案——就是社會制度的問題。

大家都做了幾年社會工作，當然深知社會工作補鑊論的箇中滋味。對社會工作的懷疑最明顯的表現是大家有一種無可奈何的感覺，而且有極大的不由自主而且無能的味道，這是社工的致命傷，而且加上近年來行內同工離職的比率極高，處處又受到政府的制肘，悲觀情緒十分盛行。記得最近有一機會向教授請教，作為一位社會工作者，我們可以對一些社會問題，尤其是經濟衰退所帶來的後果及反福利政策的潮流，做些什麼？教授反問我，他說，現在社工的問題不是行動、行動，社會工作者應該多些思想；而且他坦率的表示，我們實在沒有辦法。

連社工教授也抱着如此悲觀的論調，作為一個SMALL POTATO的我同你，又可以有什麼辦法呢？但是，阿明，老實說我實在不滿意這樣的答案，我反而認為社工的問題在於同工有太多的思想，太多的顧慮、猶疑，而缺乏明確的行動去改善現況，我們的社工界先進們雖然經常大聲疾呼，但也不過是小罵大幫忙式的，在規範下的言論。記得讀大學的時候，有人批評港大好像一池死水，毫無生氣，我也相信社工也不外如是，一輪的批評好像拋下一塊石子，只在死水池中引起一陣波動，但過不了一回兒，死水池又回復故態。

阿明，不瞞你說，有時夜闌人靜，每每撫心自問，究竟我們辦的活動對青年人有什麼幫助呢？當大家嘻嘻哈哈的時候，當然對大家身心有益，但細心一想，除了舉辦活動的時候，身心有益之外，我們的工作，又怎樣可以幫助我們的年青人面對社會上、工作上、家庭上種種的煩惱，種種的問題呢？在嘻嘻哈哈之餘，他們又不是日間一樣的被工廠老板壓榨，晚上被我們二十世紀偉大的發明——電視麻醉，又不是另外一個缺乏明確生活目標，混混噩噩的人嗎？就算我們攬的社區發展計劃，表面上我們美其名為發展社區，由社區居民組織起來改善他們的問題，但問落一句，有那幾個社區可以攬得起呢？就算攬得起的社區組織也不過是維繫着一小撮的熱心居民，沈默的大多數不是繼續一樣沈默下去！

阿明，請你不要笑我對人缺乏信心，因為這個年代謊話實在太多，理想又太缺乏基礎，當任何人面臨過對中國信任的破產，又被所謂社會主義政權的行徑所嘲笑，但你又同時明瞭資本主義社會的剝削性，你的信心確是十分難以建立，尤其是生活在一個像香港這樣的社會，人與人的關係愈來愈冷淡、

隔離，個人追求的永遠好像只是物質享受，金錢至上的東西，而且，作為一位社會工作者，我們經常卻要被面對這些問題，但卻沒有能力去解決，這個矛盾不可算不大呢？

從社會工作的理論書本上，我們知道社會工作是企圖謀求建立人與人和諧的生活關係的，以及幫助不能適應社會的個人如何去適應；但實際上，在這種物質至上的社會裡，人類的壓迫不只是有形的，也是無形的。我們日日夜夜都像生活在緊張惶恐之中，這是為什麼呢？而且這種心理上的壓抑不單是社會工作者的服務對象受到困擾，但同時，我們自己，又不是身受其害嗎！當我們向青年人、老年人、學生、工友宣傳人際關係的重要性，不要處處以物質衡量人與人的關係，但當我們回復自己的崗位上，我們所面對的問題又不是和我們的工作對象一樣，要求病人醫療其他病人的病症，是否會有成效？因此我們會說我們的工作很難評估，因為根本沒有可能成功的！

我有時也會感覺得好笑，究竟有幾多個同工相信他所說的一套說話呢？我們怎可能脫離這個唯利是圖的社會，要求社會工作去解決他們沒有能力控制的社會問題、政治問題、經濟問題，你也會覺得這個要求無稽，有朋友說，社會工作的問題還是它的名稱上。「社會工作」的含意好像指示出它工作範圍及能力包括社會上各項東西，但實際上它只能局限於社會福利的工作，如果你把世界担在自己的肩上，你當然十分沈重、無能。阿明，你同意嗎？

好了，和你說了這麼多廢話，就此收筆，九月回港後詳談。

祝學業進步！

弟 柳華川 上

一九七九年八月一日